

孙家沟村——

时光中铺展的诗意村落

□ 文/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

在那片被群山温柔环抱的秘境里，隐藏着一个被岁月雕琢的古老村落——孙家沟村。它静静地躺在临县三交镇的东部，仿佛是大自然不经意间遗落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驱车穿越蜿蜒的山路，绿意盎然中，孙家沟村缓缓展露其古朴而神秘的容颜。

走进村庄，映入眼帘的是宽敞平坦的道路，村子所在的山坳绿树成荫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，微风拂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诉说着乡村的宁静与和谐。

抬头映入眼帘的便是巨大的电子屏，驻足一会，可以了解到孙家沟村的一切。石墙上，“用艺术点亮乡村”几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仿佛是村庄向每一位访客发出的诚挚邀请。

大字下方的流水随着大山的河道徜徉盘旋，发出巨大的声响，如同大自然最悠扬的乐章，回荡在山村里，为宁静的村庄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。溪水清澈见底，倒映着蓝天白云与岸边错落有致的古建筑，像一幅流动的写意山水画，让人心旷神怡，忘却尘嚣。

孙家沟村，一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古老村落，它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。古民居以青灰色基调的窑洞式建筑为主，依山而建，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。这些窑洞，或靠山而挖，或砖石砌筑，形态各异，却都透露出一种质朴而坚韧的美。走在狭窄的石板路上，两旁是斑驳的墙壁和古朴的木门，每一扇门后都藏着一段故事，等待着有心人的聆听。

其中，最为壮观的莫过于那座被称为“山西最大四合院”的连环套院。十三个四合院紧密相连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，规模之宏大、布局之精巧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古人对于建筑艺术的深刻理解与独特追求，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匠人的心血与智慧。

如果说古建筑是孙家沟村的外在风骨，那么艺术则是其内在的灵魂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国家一级美术师、北京画院画家谢永增与孙家沟村结缘，他的画笔让这座古老的村庄焕发出了新的生机。2019年，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的成立，更是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。艺术馆依山而建，由几十孔大小各异的窑洞组成，每一孔窑洞都是一个展区，展示着谢永增及众多画家的优秀作品。站在这些作品前，仿佛能感受到画家们在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，以及他们通过画

笔所传达的那份对美的追求。

站在二楼的观景台上，俯瞰整个村庄，那些熟悉的院落、窑洞和溪流在画家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生命，变得更加生动而富有感染力。

孙家沟村不仅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和艺术资源，更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。据传明末清初时，孙、王二人最早到此谋生，因孙姓年长且当地有黄土高原罕见的泉沟，故得名孙家沟村。据村内家谱和墓碑记载，王家在刚到孙家沟时生活一直处于贫寒度日、茆莪子立、举目无亲的状态，在王承世一代甚至沦落到三交卖烧饼，而王家自此也走上了经商之路，到第五代王秉文的晚年和第六代自福等兄弟时，家业渐兴，一代胜过一代。

在王恩润院，置身其中，仿佛能够穿越时空，与那些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那些保存完好的匾额、木雕、砖雕等装饰品，无一不透露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站在“绣楼”前，仿佛能看见当年小姐们在此绣花吟诗、嬉戏打闹的场景；走在狭窄的走廊上，耳边似乎还回响着家丁们忙碌的脚步声和主人家的欢声笑语……

在背坡上住宅中规模最大的一处称“十连窑”，因为它的正房共有10孔窑洞之多。“十连窑”坐西朝东，由上往下数是背坡的第二层窑洞，有内外两道院门，外院门门匾额书“源远流长”，内院门上匾额书“树德居”。

走走停停回望这片被艺术点亮的古老村落，心中充满了感慨与不舍。大山里有如此的美景，真让人意想不到，因为，在这里，我感受到了时间的厚重与文化的深邃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与宁静的港湾。



孙家沟村村貌



碛口自古繁华

□ 本报记者 梁瑜

水的共同恩赐。明季以降，那一条条满载西北粮食、油料、食盐、皮毛、药材的大木船在到达碛口时，畏于二碛的惊涛骇浪，船家不得不靠岸泊船，或找当地“老艄”掌舵过碛，或干脆就地卸货，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卖给当地商家。长此以往，碛口，这个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商埠就渐次形成了。

碛口原先并不称为“镇”。被称为“镇”的地方实际在碛口以北二三里地的侯台。最早的碛口只是作为一个“纯粹”的码头而存在，然而，作为一个水旱码头，碛口在北方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却毋庸置疑。

民国六年《临县志》记载：“碛口镇，临县之门户也。县境万山罗列，惟湫水由碛口达河。碛口虽无津度，而沿河津渡十三处，必须取道于此。”

其实，岂止是本县境内十三津度必须“取道于此”，在那个陆路交通欠发达的年代，从陕西到内蒙古，再到青海、甘肃、宁夏，沿河津渡上百处，大批货物要南下再东去，碛口也都是必经之地。

据民国六年《临县志》载：“碛口镇，东行十里曰樊家沟，又东三十里曰南沟镇，与离界牙错。又东三十里曰梁家岔，为碛口东通离石孔道。”那时陆路运输靠的是驴骡和骆驼。成百上千的驴骡和骆驼经离石，过吴城，到达汾州府后，或向南或向东，即可穿行大半个中国。如此，碛口，以其百川归海、渊渟岳峙的气度，自然成为一

座承东启西的商埠重地。

那么，碛口又是何时被称为“镇”的呢？民国六年《临县志》记载道：“碛口古无镇市之名，自清乾隆年间，河水氾溢，冲没县川南区之侯台镇、并黄河东岸之曲峪镇，两镇商民渐移居积于碛口，至道光初元，商务发达，遂称水陆小埠。”又乾隆二十年《重修黑龙庙碑记》云，其时碛口“境接秦晋，地临河干，为商旅往来舟楫上下之要津也。比年人烟辐辏，货物山积”。也就在此时，民间就有了“驮不完的碛口，填不满的吴城”之说。

“人烟辐辏，货物山积”是怎样一幅情景呢？可以想象，那时的碛口码头，每日里一定是船筏如云，人头攒集，北路货要此处从船上卸下运往货栈，南路货要从货栈运来装到船上。南路货大都是布匹、绸缎、工艺品、日用杂货，加上本地产的瓷铁、煤炭等等，都要从碛口运过河去，再由驴、骡、骆驼运载，输往西北各地。那时碛口镇三条主街十五条山巷的规模已经形成，三百多家店铺招牌鲜亮，门面堂皇，每一个店铺门首全都悬挂着大红灯笼。平日里，这些街巷已经足够繁华，而每逢五天一次的集日里，更是人如潮涌，摩肩擦踵，家家店铺开门迎客，数不清的小商小贩见缝插针，将各自的货摊摆在街道两边的高圪台上，各个小巷角落无不被挤得满满登登。

到处是讨价还价、叫买叫卖的市声，到处是各种色彩与各种气味的喧嚣。那时的碛口，几乎就是一个“不夜镇”。拉运货物的驴骡骆驼白天无法通行，只能趁夜出货入货，夜色中，牲灵走动的踢踏声，各种粗细的铃铛的合奏声，赶脚汉子们高一声低一声的吆喝声，汇合在一起，撞碎了碛口人的清梦，也迎来了碛口一次次初升的朝阳……

图片来自网络

黄河，这条源自巴颜喀拉山脉的涓涓清流，一路欢歌一路向前，过川甘，经宁蒙，汲天地之精华，取日月之丰神，在闯过数十处雄险险隘之后，变作一条浩荡黄龙，轰隆隆地穿进晋陕大峡谷。在炎黄子孙驾驭舟楫从事河运的数千年以来，这里一直被称为“黄金水道”。

碛口，就位于这条“黄金水道”的中段，西通秦蜀，北达包头，是连结西北的枢纽。碛口东南二百米处，黄河与湫水河在此交汇，波翻浪滚，水烟空濛，这里即是黄河“二碛”所在，是黄河在山西境内仅次于壶口的大碛。

古镇碛口的兴隆首先得益于二碛，这里有黄河和湫